

## 六、樂

### 六、1《禮記·投壺》

已拜，受矢，進即兩楹間，退反位，揖賓就筵。司射進度壺，間以二矢半，反位，設中，東面，執八算興。請賓曰：「順投為人。比投不釋，勝飲不勝者，正爵既行，請為勝者立馬，一馬從二馬，三馬既立，請慶多馬。」請主人亦如之。命弦者曰：「請奏《貍首》，間若一。」大師曰：「諾。」

### 六、2《文選·琴賦》

然非夫曠遠者，不能與之嬉遊；非夫淵靜者，不能與之閑止；非夫放達者，不能與之無吝；非夫至精者，不能與之析理也。

若論其體勢，詳其風聲。器和故響逸，張急故聲清。間遼故音庠，絃長故徽鳴。性絜靜以端理，含至德之和平。誠可以感盪心志，而發洩幽情矣。是故懷戚者聞之，莫不慄慄慘悽，愀愴傷心。含哀懊咿，不能自禁。其康樂者聞之，則歆愉懽釋，抃舞踴溢。留連瀾漫，嘔噓終日。若和平者聽之，則怡養悅念，淑穆玄真。恬虛樂古，棄事遺身。是以伯夷以之廉，顏回以之仁，比干以之忠，尾生以之信。惠施以之辯給，萬石以之訥慎。其餘觸類而長，所致非一。同歸殊途，或文或質。總中和以統物，咸日用而不失。其感人動物，蓋亦弘矣！

於時也，金石寢聲，匏竹屏氣。王豹輟謳，狄牙喪味。天吳踴躍於重淵，王喬披雲而下墜。舞鸞鸞於庭階，游女飄焉而來萃。感天地以致和，況歧行之衆類。嘉斯器之懿茂，詠茲文以自慰。永服御而不厭，信古今之所貴。

亂曰：悒悒琴德，不可測兮。體清心遠，邈難極兮。良質美手，遇今世兮。紛綸翕響，冠衆藝兮。識音者希，孰能珍兮。能盡雅琴，唯至人兮。

### 六、3《東京夢華錄·宰執親王宗室百官入內上壽》

左右軍築球，殿前旋立球門，約高三丈許，雜綵結絡，留門一尺許。左軍球頭蘇述，長腳襪頭，紅錦襖，餘皆卷腳襪頭，亦紅錦襖，十餘人。右軍球頭孟宣，並十餘人，皆青錦衣。樂部哨笛杖鼓斷送。左軍先以球團轉眾，小築數遭，有一對次球頭，小築數下，待其端正，即供球與球頭，打大瘋過球門。右軍承得球，復團轉眾，小築數遭，次球頭亦依前供球與球頭，以大瘋打過，或有即便復過者勝。

### 六、4《李清照集·金石錄後序》

後屏居鄉里十年，仰取俯拾，衣食有餘。連守兩郡，竭其俸入，以事鉛槧。每獲一書，即同共勘校，整集簽題。得書、畫、彝、鼎，亦摩玩舒捲，指摘疵病，夜盡一燭為率。故能紙札精緻，字畫完整，冠諸收書家。余性偶強記，每飯罷，坐歸來堂烹茶，指堆積書史，言某事在某書、某卷、第幾葉、第幾行，以中否角

勝負，為飲茶先後。中即舉杯大笑，至茶傾覆懷中，反不得飲而起。甘心老是鄉矣。故雖處憂患困窮，而志不屈。收書既成，歸來堂起書庫，大櫥簿甲乙，置書冊。如要講讀，即請鑰上簿，關出卷帙。或少損污，必懲責揩完塗改，不復向時之坦夷也。是欲求適意，而反取慄慄。余性不耐，始謀食去重肉，衣去重采，首無明珠、翠羽之飾，室無塗金、刺繡之具。遇書史百家，字不刊缺，本不訛謬者，輒市之，儲作副本。自來家傳周易、左氏傳，故兩家者流，文字最備。於是几案羅列，枕席枕藉，意會心謀，目往神授，樂在聲色狗馬之上。

#### 六、5《武林舊事·觀潮》

吳兒善泅者數百，皆披發文身，手持十幅大綵旗，爭先鼓勇，泝迎而上，出沒於鯨波萬仞中，騰身百變，而旗尾略不沾濕，以此誇能。而豪民貴宦，爭賞銀彩。江干上下十餘里間，珠翠羅綺溢目，車馬塞途，飲食百物皆倍穹常時，而僦賃看幕，雖席地不容間也。

禁中例觀潮於天開圖畫，高臺下瞰，如在指掌。都民遙瞻黃傘雉扇於九霄之上，真若簫臺蓬島也。

#### 六、6《東坡志林·塗巷小兒聽說三國語》

王彭嘗云：「塗巷中小兒薄劣，其家所厭苦，輒與錢，令聚坐聽說古話。至說三國事，聞劉玄德敗，顰蹙有出涕者；聞曹操敗，即喜唱快。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，百世不斬。」

下可略去

彭，愷之子，為武吏，頗知文章，餘嘗為作哀辭，字大年。

#### 六、7《陶庵夢憶·西湖七月半》

西湖七月半，一無可看，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。

看七月半之人，以五類看之。其一，樓船蕭鼓，峨冠盛筵，燈火優傒，聲光相亂，名為看月而實不見月者，看之；其一，亦船亦樓，名娃閨秀，攜及童孺，笑啼雜之，環坐露臺，左右盼望，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，看之；其一，亦船亦聲歌，名妓閒僧，淺斟低唱，弱管輕絲，竹肉相發，亦在月下，亦看月，而欲人看其看月者，看之；其一，不舟不車，不衫不幘，酒醉飯飽，呼群三五，躋入人叢，昭慶、斷橋，嗚呼嘈雜，裝假醉，唱無腔曲，月亦看，看月者亦看，不看月者亦看，而實無一看者，看之；其一，小船輕幌，淨几煖爐，茶鐺旋煮，素瓷靜遞，好友佳人，邀月同坐，或匿影樹下，或逃囂裏湖，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，亦不作意看月者，看之。

杭人遊湖，已出西歸，避月如仇。是夕好名，逐隊爭出，多犒門軍酒錢，轎夫擊燎，列俟岸上。一入舟，速舟子急放斷橋，趕入勝會。以故二鼓以前，人聲鼓吹，如沸如撼，如魘如噉，如聾如啞，大船小船一齊湊岸，一無所見，止見篙擊篙，舟觸舟，肩摩肩，面看面而已。少刻興盡，官府席散，皂隸喝道去，轎夫

叫，船上人怖以關門，燈籠火把如列星，一一簇擁而去。岸上人亦逐隊趕門，漸稀漸薄，頃刻散盡矣。吾輩始艤舟近岸。斷橋石磴始涼，席其上，呼客縱飲。此時，月如鏡新磨，山復整妝，湖復頰面。向之淺斟低唱者出，匿影樹下者亦出，吾輩往通聲氣，拉與同坐。韻友來，名妓至，杯箸安，竹肉發。月色蒼涼，東方將白，客方散去。吾輩縱舟酣睡於十里荷花之中，香氣拍人，清夢甚愜。

#### 六、8《陶庵夢憶·金山夜戲》

崇禎二年中秋後一日，余道鎮江往兗。

日晡，至北固，艤舟江口。月光倒囊入水，江濤吞吐，露氣吸之，嘆天為白。余大驚喜。移舟過金山寺，已二鼓矣。

經龍王堂，入大殿，皆漆靜。林下漏月光，疏疏如殘雪。余呼小僮攜戲具，盛張燈火大殿中，唱韓蕲王金山及長江大戰諸劇。鑼鼓喧闐，一寺人皆起看。有老僧以手背采眼翳，翕然張口，呵欠與笑嚏俱至。徐定睛，視為何許人，以何事何時至，皆不敢問。

劇完，將曙，解纜過江。山僧至山腳，目送久之，不知是人、是怪、是鬼。

#### 六、9《鄭板橋全集·題畫竹題畫蘭》

余家有茅屋二間。南面種竹。夏日新篁初放，綠蔭照人。置一小榻其中，甚涼適也。秋冬之季，取圍屏骨子斷去兩頭，橫安以為窗櫺，用勻薄潔白之紙糊之。風和日暖，凍蠅觸窗紙上，冬冬作小鼓聲。於時一片竹影凌亂。豈非天然圖畫乎？凡吾畫竹，無所師承，多得於紙窗、粉壁、日光、月影中耳。

江館清秋，晨起看竹、煙光、日影、霧氣，皆浮動於疏枝密葉之間。胸中勃勃，遂有畫意。其實，胸中之竹，並不是眼中之竹也。因而磨墨、展紙、落筆、條作變相，手中之竹，又不是胸中之竹也。總之，意在筆先者，定則也。趣在法外者，化機也。獨畫云乎哉！

余種蘭數十盆，三春告莫，皆有憔悴思歸之色。因移植於太湖石黃石之間，山之陰，石之縫，既已避日，又就燥，對吾堂亦不惡也。來年忽發箭數十，挺然直上，香味堅厚而遠。又一年更茂。乃知物亦各有本性。贈以詩曰：蘭花本是山中草，還向山中種此花。塵世紛紛植盆盎，不如留與伴煙霞。又雲：山中蘭草亂如蓬，葉暖花酣氣候濃。山谷送香非不遠，那能送到俗塵中？此假山耳，尚如此，況真山乎！余畫此幅，花皆出葉上，極肥而勁，蓋山中之蘭，非盆中之蘭也。

三間茅屋，十里春風，窗里幽蘭，窗外修竹。此何等雅趣，而安享之人不知也。懵懵懂懂，沒沒墨墨，絕不知樂在何處。惟勞苦貧病之人，忽得十日五日之暇，閉柴扉，掃竹徑，對芳蘭，啜苦茗，時有微風細雨，潤澤於疏籬仄徑之間；俗客不來，良朋輒至，亦適適然自驚為此日之難得也。凡吾畫蘭畫竹畫石，用以告慰天下之勞人，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。

## 六、10《新齊諧·關神下乩》

明季，關神下乩壇批某士人終身云：「官至都堂，壽止六十。」後士人登第，官果至中丞。

國朝定鼎後，其人乞降，官不加遷，而壽已八十矣。偶至壇所，適關帝復降。其人自以為必有陰德，故能延壽，蹠而請曰：「弟子官爵驗矣，今壽乃過之，豈修壽在人，雖神明亦有所不知耶？」

關帝大書曰：「某平生以忠孝待人，甲申之變，汝自不死，與我何與？」屈指計之，崇禎殉難時，正此公年六十時也。

# 文化 教育